

◆家庭小景

“总指挥”

谢文龙

昨天晚上给母亲打电话，本以为像往常一样说上几分钟就挂电话，没承想竟然聊了20多分钟，母亲在电话里一直跟我说着为侄儿明年五一办婚礼的事。

“先要找厨师，五一办酒席的人家多，不提前定好，婚宴就要打折扣，就像唱戏没请到名角一样。我找了大伯的女婿，就是你堂姐夫，他开过饭店，又在工厂当过厨师长，手艺没话说。”母亲开心地向我说着，还问我这个决定怎么样，我笑着回应她说：“你这个决定就像我们单位领导作出的决策一样，非常英明！”

听我夸赞，母亲更是情绪高涨，又说找完厨师就订大篷，还要找场地。“孙子婚礼是大事，在家门口场院摆不下那么多桌，我打算在西面集贸市场边上搭大篷，占不了他们多少位置，这么喜庆的事，也能为集贸市场聚人气，不相信他们不同意，我明天就准备找他们谈。”母亲胸有成竹地向我说着。别说，母亲这个想法倒是很有“战略眼光”，走不了几步，场面不再局促，多好啊。

我一边听，一边附和，顺带还赞美她。母亲见我这么认可她的决定，感慨道：“你说，我考虑得周不周全？像不像个‘总指挥’？”我连忙让她不要太操劳，到时候哥哥和我会提前回家筹办的，“老妈，你确实是我们家的‘总指挥’，这么多年，你每件事都办得顺顺当当的，但是要少烦神，‘总指挥’先把身体照顾好，才能指挥我们干工作呢！”母亲连说“晓得了晓得了”，还为自己解释：“我难道不想多休息吗？‘总指挥’你以为就这么好当？多少事要烦神啊！”

确实是这样，那年我们家盖新房子，母亲也是操碎了心。那些天，母亲早早起床安排任务，谁干什么、谁操作什么机械、谁在哪个位置，她都安排得清清楚楚，就连回到河对岸的老房子里做饭，也时不时地跑出来喊上一两嗓子，及时调派人手、安排活儿。邻居就笑她，你天天这样喊，树上的麻雀都被你喊飞跑了！两个月后，新房子落成，母亲嗓子哑了，人也瘦了一圈。

父亲这几年当了生产队长，他性格内向，又不好意思跟人家“红脸”，有的事情就僵在那儿了。前几天开会，讨论生产队的农田整体外包给合作社的事，有的村民不同意，甚至从中作梗，眼看这事就要“黄”了，母亲看到这个情况，立即站了出来，说少数要服从多数，外包是大趋势，如果不同意，就把他们的田调到一起去，不能夹在外包农田中间，这样既不影响外包，也不影响少部分人的利益。经母亲这一番指点，这事办成了。父亲感慨地说道：“你们的妈妈里里外外确实是一把好手，像个‘总指挥’的样子呢！”

◆边走边思

不说苦与累

朱蓉

半月前，同学们难得一聚，大家都乐呵，于是就中餐连着晚餐，于是满脑子四十几年的往事，你一句他一句，硬是将压箱底的故事都翻个底朝天，那种相互揭短式的开怀，再现的是同学间的情深。大家话着往昔，也在感叹当下：每个人都将从工作状态转向生活状态，工作的舞台剧将落幕，生活的拉杂剧将徐徐拉开。一如一组发动机快要停歇，另一组发动机即将开启。退休后的生活，犹如新征程，如何踏好既健康快乐又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节奏呢？

想起很久以前的小品：一个习惯拎个包去上班，在单位大笔一挥享受签字快感的头儿，退休回家忙还闲之时，无处安放他那极有存在感的身躯和心灵，尤其是一手刚劲有力的签字活儿再也无法做了，整天焦躁不安，六神不定，爱发脾气，茶不思饭不想夜不寐的，老伴儿看在眼里疼在心里，于是变戏法似的，做个小本本，将家中生活日常做个规划，上报给习惯签字的老头儿审核审批。时日一长，这一招还真奏效，老头儿既不焦躁也不发脾气了，每天乐乐呵呵，吃嘛嘛香。

类似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很普遍，看似滑稽，但确实也让人沉思：退休时该怎样科学地缓慢刹车、实现“软着陆”，以避免日常习惯和心理状态的暂时性失衡，同时规避有可能给身心健康带来的诸多隐患，尤其是很多家庭子女都不在身边，类似空巢又无所精神依托的退休人员，这个时间节点还真的需要一个平稳过渡期。明白这些道理，便可早早做着防范，找些轻松娱乐的项目，比如一起户外活动，健身游玩，参加各类小型聚会等等。

其实退休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奋斗了一辈子到站了该歇则歇。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中写过：“世间万物皆有情，难得最是心从容。”我一向不喜欢以悲观的心态去对待人生浮沉，无论这一生有过怎样的经历，前进的路上有多少艰难困苦，只要足够热爱，只要足够勤勉，运气都不会差到哪里去。何况这一生，该经历的都经历了，该努力的也努力了，回顾我们颠簸的一生，能如此收官，倒也完美。

人生最曼妙的风景都在路上，这一路走来，时而风雨，时而旖旎，时而蹉跎。生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，过日子过的就是一种心境，只要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去经营生活，累也不说累，苦也不言苦，也许幸福就蕴含在这“不说累”和“不言苦”当中。



日照大江 李昊天 摄

◆逝者追忆

梦中的姑奶

胡金萍

姑奶是一位孤寡老人，去世快三十年了。她下葬后，母亲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正在医院上大夜班，母亲先是咳了两声，然后故作平静地说，姑奶走了，摔了一跤，两三天就走了，出丧那天搞得很热闹。我实在忍不住，大哭。同事吓坏了，默默地站在我身后，过了一会，她把手搭在我肩膀上，我回头看，护士办公室的门口站满了病人家属，有的抱着娃，有的拿着洗脸盆，有的嘴边都是牙膏沫子，我赶紧止住哭声。

那天后来是怎么下班、怎么回的宿舍，我已经记不得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做了一个梦：姑奶穿过一片黑雾，慢慢向我走来，跟我说，她没有钱用，然后一直望着我。我当时住的是集体宿舍，室友的哥哥来看她，兄妹俩又说又笑，我却像是打了麻醉一样，突然躺在床上睡着了，醒来以后脸上满是泪水，再看看手表，前后不到半个小时。

姑奶是我四十余年人生中最深的伤痛。她曾经有过一个女儿，以非常惨烈的方式离世。后来丈夫也死了，留下她孤身一人。我和妹妹常常帮姑奶从湖里挑水，和她一起打槐树花煮饭。她纺线的时候，织渔网的时候，没有米吃、悲伤痛哭的时候，我常常站在她的身边。姑奶奶去世后，每每有狂风暴雨，我半夜醒来时，似乎总能听见姑奶的哭声从时空的隧道里传来，时而清晰，时而遥远。我躺在床上，全身皮肤像冻伤般，刺骨地疼。

上卫校第一个寒假，我回家以后就去看姑奶。她背着我站在锅台那里，我喊了一声“姑奶”，她转过身来，先是愣了半天没有说话，然后猛地哭了起来，“乖啊，你怎么回

来了？！”她手里端着一碗稀饭，一个劲地抖，稀饭从那只破旧的碗的缺口流了一地。

那一幕我永远忘不掉。姑奶奶去世后，每逢清明节、七月半，我都按照父母教的，给姑奶烧纸钱。母亲说姑奶那代人生活很苦，穷怕了。我买了很多金元宝银元宝，再买一些面值很小的冥币。我想，万一姑奶走在路上碰到卖栀子花的、小兰花的、金银花的呢！碰到卖菱角的、莲蓬的、烧饼的，也想买一个尝尝呢！还有遇到卖辣椒秧、茄子秧的，也买点回去种，还有卖鞋底样、针线包……这些姑奶都喜欢，她要是买，就要用一些小面钞的。

十几年前，曾经给姑奶烧过一套房子，一层楼的，徽派建筑样式。我常常想，天堂应该是我老家夏天的模样吧？姑奶和生前一样，会住在湖边，湖里菱角花大片大片地开着，菱角随手可摘；荷塘里莲蓬熟了，孩子们在旁边打打闹闹。我后来又梦见姑奶。那是春天的时候，阳光正好，棠梨花开得正艳，姑奶站在她的房子前，不停地唱歌，面色是红润的，拐杖也是新的。

梦见姑奶奶时，我明显觉得自己非常开心，因为我看到了她最好的样子，那是我最高希望看到的樣子。

